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,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,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每年雨季一到,金洲的老少就开始关注水位。我还记得,当时中央台播报水位是沿长江,从重庆一路播到上海的,那地名和顺序到今天我还能一口就到,但那“多少点”后面拖的儿化音一直不适应。每到水位升高的时候,父亲眉头更锁紧了,叹一回气,又照常做事,而母亲呢,则眼睛圆睁,里面盛满了绝望或恐惧。

一年中,三月里是金洲的好光景,天还轻寒,雨就来了,迷迷蒙蒙,染绿了沙滩和江柳,金洲成了一幅氤氲的水墨画。此后气温上升,雨水随之激昂和澎湃,不一月就盛满了所有的水塘。夜晚,有青蛙在参差浓密的芦苇塘里,成片地合唱,在死寂般的安静里,那饱满的声音是最金属的乐章。

六月,江水开始爬坡,快的時候,做饭可以伸手舀来江水。每到这时候,大人们就上堤打围子,把芦柴绑好,一捆捆排放在水线上,打桩固定,护着沙土不被水洗了。水线到哪里,芦柴就移到哪里。那芦柴浸水后特别沉,即使蛮劳力也吃不消。

好不容易熬到八月,南风呼呼地吹,高天现出鱼鳞斑,人心才慢慢放下。农谚说:六月南风大水凶,七月南

大水

风海也枯。又说:天上鱼鳞斑,晒谷不用翻。那是说雨脚走远了,大水也快退了。但那时光也不好熬,弄不好,不是这个圩管涌了,就是那个圩又破了。

1973年夏的一个凌晨,金洲的老圩破了。金洲有一个老圩,三四个小圩,小圩常破,但老圩被淹,这是第二次,第一次是1954年大水,此后再也没有破过。

我妈把我们兄妹仨喊起来,到菜园里拔棉苗喂猪。我看那东方地平线上有大火燃烧,先是几丛,慢慢变成一条长龙,随水势一抖一抖地漫开,像古时候军队打仗的架势,心里也是恐惧的。

大火是特意点着的,映红了半个天,提醒人们,圩破了,水到了哪里。我妈潸然泪下说,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。我跟着流泪,但还在不停地拔棉苗。那棉苗有膝盖高,我拔的时候,想到锅里没有米了。

到午间,水已淹到家门口,屋前屋后都是水,汪汪的一片,那时候人真是无力的。门口的坡子上,那些平时难

见的蛇鳖都爬到水线以上晒太阳,特别令人发毛。这情形在我成年后多次梦起,每每惊起,又无力躺下。

大水冲过来别人家的树木,还有木桶,我妈看着眼馋。大弟当时才8岁,一个跳跃到水里,就捞了回来。我妈笑,也不晓得他在哪里学会游水的。这是那一天最快乐的细节。

水淹几天,开始沉淀,慢慢变绿,在阳光下很美,偶尔有房屋“啪”一声倒塌,又是心酸的感觉。父亲买来一个板车,到处做苦力,有十来天是从巨网闸拉救济粮到红星粮站,我跟在后面搭纤。事情结束,我每天带一个弟弟和妹妹,过江到同马大圩打猪菜,顺着农家前后找,像要饭花子。我一天要走三四十里路,有时候菜篮也不满。

因为杂粮吃怕了,母亲就把留着过年用的蚕豆拿出来,叫我随本队一个大六七岁的小伙子吴代林,到望江县葫芦团换米。那年我11岁,看起来比年龄要小两岁。我挑着三十斤蚕豆,早饭后出发,到天黑透才回家,前后走了六七十里,换回了约20斤的米。那一路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,但记得在回来的路上,有人打手电筒在我脸上乱晃。那是拒绝记忆的结果?

且喜立春时

腊月打春,年离得近了。立春总在寒假当中,而一放假,我便疏远了时间。六九的第四、第五天,立春已经过去好几日了,天气虽异常好,却起了大风,“梅花绽,山茶灼,雪花六出”,午后闲翻《花月令》,意识到这吹的是梅花的花信风了——西山的梅大约全开了罢——我合上眼,不止一次这样想。

立春前携侄女去看梅,还是一树一树地立在野地里,顶着将绽欲绽的苞蕾,怕是数也数不过来,鼓胀的样子,使我想起青春少女的小乳头,红红的,——想来古人把梅比作“梅妻”,也有一定的缘由。花未开,梅妻们便显得清瘦了些,附着冬山也显得像黑瘦的汉子,少了生趣。

梅山去小城八公里不止,对于不会驾驶的人,去一趟并不容易,需要颇费一番脚力。下午的时间似乎要充裕些,我通常是在午后,估摸着倦怠快要来袭时,就下个决心赶紧出门。先步行到公交车站,花三块钱一路摇

摇晃晃,拥拥挤挤,到坝尾子中学处下车,再步行半小时上山——跑这么远的路来看梅花,实在因为无聊得很。当然,这样的无聊压迫着我,还有另一层缘由——我实在不想再错过任何一个花信了。

寻梅不易,问柳还是很就便的,于是,一连数日,除了年三十,我一得空,便到小城周边的河边游荡,就为的是看新柳。西河的柳我是年年必去看的,而且只看那几株。过那片竹园,往野人寨方向,缘河而上,有两三株,很适合观赏。一面是黑痕也似往两头延伸的长堤,一面是逝水茫然,天宽地阔,山遥水近,很容易让人想起纳兰性德的词:“多事年年二月风,翦出鹅黄缕。”尤其这“多事年年二月风”句,皖西的天气,二月常常卷起铺天盖地的大风,仿佛一夜间,就把无数的虫子吹了过来,趴在经冬的柳枝光杆上。

赏柳的佳时我觉得最好是立春前后,正是应了民间说的“五九六九,

沿河看柳”,近看米粒远却无,早春看新柳,才能真正感知到新春的生机和气息。最晚不能挨到惊蛰后,柳叶大了不中看,最恼人的还是那柳絮,风一吹,絮团像白雪,满地飞滚,我只能追着捉,因为扫是扫不起来的。

“哎,哎,怎么还捉不到你呢。”追它的时候是笑着的。

西河内坝上有座小庵,大小总也不过一间屋宇,前后张望一番,也没有看到叫什么名字,佛前点着两盏长明灯,从开着的窗户望进去,日色下红火如豆,紧闭的门上却有副黑底白字的对联:廊内有神佑众生;堂中无僧月添灯。

堤外柳飘丝绦,梅李争妍,春意遑飞,堤内人家欢声笑语,喜过新年,却只见大太阳底下,庵门紧闭,不闻人语。是谁在门口的角落里散落了六七七个大小高低不一的小香炉?里面插满了未燃尽的线香,好似人间这所有的热闹都成了它的往事,而它,只安静地在这里历数流年,祈佑平生。然而,“月添灯”三字却契合了我此时的心境,让人在春光的热闹里还能持守一份宁静。

书外杂谈

阔起来的大佬,能让手下人带汽车去书店把自己的书房一次性建设好,或者可以称这大佬儒雅,然而似乎怎么也难以把他归纳进读书人之类。有时买书,每每有这样的事,在某个偏僻县镇的昏暗的书店满是尘土的书架上,偶尔见到一两因各种缘故失之交臂的好书,往往高兴得像是战乱后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。

工作之余,沉浸在自己的小屋,有书香盈袖,怡情自得,实为人生一大快事。我有时不禁想,要是容许什么权威闯进我们的书房中来,指导我们怎样读书,读哪些书,用什么价值

标准来衡量所读的书,那就只能破坏这个洞天福地赖以生存的要害——自由精神。在其他的什么地方,我们也许不能不听命于法律和习俗,在书房中却没有这种事。

读书待到最后,心中时常会潮水般地汹涌一种执笔倾诉的欲望。山间风来的清芬,村野言谈的真诚,在时间中,在每个有缘的人间角落,我们由不得自己不拿起笔来,写下自己对人生时事的感慨与体味。我们能够想见,这些语言,这些文字,这些心灵的感觉,这些温柔的触及,都和我们在一起。在时间中,我们读书,无所求而有所为,真是其乐无穷。

◇节气承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,中学教师,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也许是“君子固穷”这一古训影响太深,前辈的学人在诗文中时常会顺便提一下自己的穷困窘迫。但我发现,这些前辈们大多至少拥有一份图书的财富。可是说来惭愧,我读书也有些年了,虽然在出外谋生的行李当中,最重的莫过于那些棱角分明的书籍,但因阮囊羞涩,藏书确实不多。

一般来说,只要没有战争,没有灾祸,一本心爱的书会伴随你一生。因此,买书的人不能不放长眼光,让自己的一生既有好书陪伴,又不让书成为人生旅程中沉重的物质累赘。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,我辈读书人买书家藏,当然更要深谋远虑,因为居室窄小,为了藏书而将自己和家人弄得几无立脚之处毕竟影响生活质量。尽管也有忽然

◇月情城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